

夜光杯

想过要写一写“养花人的四季”这个题目，写一写养花人在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分别面对的任务和挑战，喜悦和哀伤，可又怕这题目会给人以“老生常谈”的感觉。于是决定先写一篇“养花人的黄梅天”，因为这是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养花人都要面对的一种特殊天气现象：这时的气温比春季要高，人已经觉得热了，但又没盛夏的三伏天那么高；空气湿度大，降雨频繁，但又不同于夏天的雷雨暴雨。

黄梅天常常是让养兰人特别烦恼，甚至遭受惨重损失的季节。刚刚开始下雨的几天，去看看在淋雨的兰苗，叶子被雨水洗得越发青翠，心里还有几分喜悦：兰花看上去很好，不会有事的，不需要像有些老法师说的那样，搬入室内避雨，甚至放到空调房间，和人共享清凉。水淋漓答的，太麻烦了，人都想偷懒。而且兰盆又多，室内也放不了几盆。

养花人的黄梅天

谈渊洲

结果雨还是不停地下。等过几天你又上阳台去看，发现有的兰苗突然颜色变得有点怪：那绿色变得有点像开水烫过的，或者是煮熟的绿。这时你赶紧把这盆兰搬进室内，但是已经太迟了。开头几天兰苗还是绿的，这时你会心存侥幸，觉得它能够逃过一劫。没想到，过几天它却一下枯萎了。还有的兰苗，叶尖还是绿的，却从下面开始发黄或发黑，然后整株枯死。蕙兰的幼苗容易罹患此病，但常常母苗能保住。寒兰、建兰和春兰则常常母苗也保不住。

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当年春天或去年秋冬高价引进的新品种身上。这是因为兰苗出售前多经过分株，植株上就有伤口了。遇到高温高湿的环境，潜伏在那里的病菌大量繁殖，就会引起兰株死亡。

还有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黄梅季不能让多肉和仙人球淋雨。但这时你



游过这片海 (纸本设色) 何曦

刚把冬季在室内避寒的它们搬出去两三个月，肯定不太想把它们再搬回来，尤其是如果你像我那样，有二三十盆多肉的活。

刚开始梅雨那几天，你上阳台去看看，发现它们还是好好的。这时你会想，也许仙人球并没有他们说的那样怕淋雨吧。况且你是用颗粒土种的，排水好，它们会没事的。结果碰巧雨接连不停地下，下了一两个星期。你

实在不想到阳台上去淋雨。等雨终于停了之后，你上去一看，发现有几个仙人球已经烂了一大块了。尤其是嫁接的开花美，繁殖慢、价格也比较高的仙人球，往往会从嫁接的地方烂起。这样损失就比较大了。而没有烂的仙人球则因为水分供应太多而疯长，长得细细长长，奇形怪状。

嫁接的令箭荷花，也会在嫁接的地方烂。它的花极美，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花。它的花样子像昙花，但颜色比昙花丰富很多。昙花只有白色一种，而令箭荷花有红、黄、粉、橙、紫红等色甚至复色，开花的时间也比昙花长一些，可以开到两天。

小的令箭荷花植株不开花，要长大到一定程度才开花。品种好的令箭多数是嫁接的，嫁接在袖浦、三角柱或仙人掌等较“贱”的多肉上，这样它可以长得快一点，早点开花。但我一开始不喜欢嫁接的令箭，主要是不喜欢它的砧木，觉得袖浦、三角柱和仙人掌的形状不大好看。于是有一年特地去买了一棵非嫁接的令箭荷

花，特大株的，以保证它能够开花。黄梅天也没让它淋雨。但悲催的是发现这棵令箭上面的叶片好好的，但就是没精神，也不长大，而且日渐干瘪。仔细一看，原来它下面的根系已经黑腐了。后来知道非嫁接的令箭荷花是特别难度过黄梅天的，但嫁接的

就不容易发生这种问题，只要不让它在黄梅天连续淋雨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还是养了三种嫁接的令箭，而且这两年都开花了。

黄梅天还会有些花因干旱而受到损伤，甚至被干死。你可能会说，怎么会这样呢？黄梅天不是常常会下雨吗？但黄梅天也会有连续两三天看上去要下雨，结果却没下，或只下了很少的几滴雨的情形。这时气温已经相当高了，花盆里的水分蒸发很快。但看到天好像要下雨，你可能就会想，今天可以偷下懒了，让老天爷帮我浇水吧。结果到第二天了还没下。这时你会想，反正天一直阴着，盆土应该不会很干，再熬一天吧。结果这时，有些耗水量特别大的木本植物，比如梅花的盆土，已经很干了，叶子也已因缺水而下垂。这时就要赶紧浇水，并且把植株搬到荫凉处，避免太阳出来受到暴晒。如果缺水时间太长，即便浇了水植株也不能完全恢复。有时会黄叶、掉叶，有时甚至会整株枯死。

但黄梅天也不是只有坏事发生。也有一些美丽或芬芳的花，在黄梅季节开放。比如浓香的栀子

花，在上海就是在黄梅季开放。可惜洁白的花凋谢很快，到第二天就发黄了。还有桔梗，以蓝紫色的为最美。桔梗的花期比较长。如果把谢了的花的花蒂剪掉，不让它结籽，夏天和秋天还会长出一些花苞，只不过开就没有黄梅季那么盛了。在黄梅季开花的还有一种奇特的美花，那就是合欢，又叫马缨花。上海有的小区里种开白花的合欢作为绿化树，黄梅季时开一朵朵像个小粉扑似的白花，这种合欢可以长成乔木。

我还养了一种红花姬合欢，这是种小型的植物，只能长到一尺来高，在还是只有10厘米左右高的小植株的时候就能开花了。它原产热带，所以冬季要放在室内避寒，但一年四季都能开花，只是在黄梅季开得特别盛而已。

小城，最好还是老城，便有趣而且有味，宜逛，亦宜居。

毕尔巴鄂(Bilbao)，西班牙北方的珠宝小城，刚巧，便是如此的佳美之地，富裕安详，亦古亦新，一派与世无争的柔和糯，人称西班牙的小瑞士。

小城的清晨，三步一间五步再一间，小小的咖啡铺和面包房，7点半就热气腾腾纷纷开门，堪比上海延庆路口的大饼油条铺。煮咖啡、递新鲜面包给你的，大多是精神抖擞朝气蓬勃的老阿姨老爷叔。这一点，比京都优秀得多，京都基本上十点半以前，只有星巴克麦当劳会理你。

晨起步行去老城，食早餐。毕尔巴鄂是14世纪古城，600年历史，不算很长，狠是狠在一切宛然都在，600年历历在目地在那里，这就够你叹为观止，一边散步一边“啊啊啊”不绝如缕了。古城的广场，宏阔坚实，此地当年的不可一世，可以想见。廊道里密密麻麻开着一圈小馆子，坐下吃咖啡，再吃两件清早刚刚做起来的烤串“Pintxo”，香港人清早茶楼里的一盅两件，小馆子里亦备有三四样免费报纸，供你以古老的方式了解国内外大事小事。坐在晨光里，与600年同在，滋味是很厚很不错的。

左右隔壁的食客，皆是本地人，不太有游客。两位老妇人，一对老闺蜜，一个食甜奶油面包，一个食火腿奶酪面包，姐妹俩吃得泾渭分明，身材倒是没有很大的差距，正常的老妇人的微胖样子。食甜奶油面包的老妇人，剖开面包，拿餐刀刮走一半甜奶油，只食剩下的一半甜奶油。坐轮椅的老人亦常见，自己一个人默默驾驶着万能的轮椅，来吃咖啡喂鸽子，食老朋友。

会饱早餐，逛逛老城。麻烦的是，城中百年老店比比皆是，要是每一间百年老店都推门进去看一眼，那简直是要寸步难行的了。

包子带我去看一间手工做伞的百年老店，立在街角，很小一个铺子。进门，是铺天盖地的伞，每一柄伞，皆亭亭玉立，漂亮得如同一袭华美的旗袍。我像个乡下人，立在店堂里长吁短叹。

女主人请我们母子去后面的作坊白相，年深日久的工作台上，累累的岁月痕迹，包浆灿然，无语沉默。

满墙的工具，以及桌面上一厚擦古典音乐唱片。女主人打开一柄又一柄伞，讲给我们听，伞骨是碳纤维的，所以很轻。碳纤维的自行车我见过，碳纤维的伞，我倒是第一次见识到。百年老店的时髦，超出了我的想象。问女主人，这么美的伞面，是哪来的呢？女主人讲，意大利来的，专门的设计师设计的。怪不得品位高华得让人尖叫。女主人讲了很多伞的小知识给我们听，比如，各种场合用各种不同的伞；比如，一柄好伞，讲究是讲究在哪些细节里。然后忧心忡忡了一下，你说，今后的天气，会不会雨越下越少、伞越来越不需要了？我赶紧安慰她，会不会，我刚从梅雨淋漓的上海来，你可以去上海开分店。女主人另一个忧心，是她两个儿子，都没有学做伞。你有一个儿子，我有两个，可惜两个都没有学家族手艺，一个儿子在交响乐团拉琴，另一个在做社会工作。怪不得工作台上那一摞的古典音乐唱片。这个铺子，传了三代人了，现在，政府也在帮忙找继承人。

如此一柄伞，售价在600元人民币左右。

一个清晨，吃了一盅两件，看了间百年老店，学了一堆伞知识。赴一座小城，需要很多的光阴，以及很好的脚力。小城毕尔巴鄂的八月，正午二十四摄氏度的凉爽，日落迟至夜晚八点的长日永昼，我们于这个漫长的夏天，将断断续续不绝如缕地邂逅好人与好事，想到这一点，苦夏不苦，满心都是期待与感恩。

雨水平一遍遍清洗着菖蒲翡翠一般绿色的叶子，远远望去，像是一片绿色的云朵，成为水边一道独特的风景。

其实，整个春天，菖蒲一直都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默默生长。家乡有一种说法，菖蒲先于百草而生，菖蒲发芽，便是人们下地耕作的时候。

菖蒲是一种水生湿地植物，与一些野生植物一样，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它们似乎有意避开人们的视线，专挑湖、塘岸边阴暗潮湿地带生长，在角落里默默壮大着自己的家族。端午前后，菖蒲在水边茂盛一片，靠近它，会嗅到空气中流动着一股辛辣的气息。菖蒲的叶片细长，顶部尖锐，有“叶如刀剑”之称。特殊的叶形、加上散发出特殊的气味，菖蒲成为先祖在端午之时必采的植物。“端午佳节，菖蒲作剑，悬以辟邪。”《燕京岁时记》上说：“端午日，以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

菖蒲枝干挺拔，叶翠如玉，自带高洁。古时人们把它与兰花、菊花、水仙并称为“花草四雅”，许多文人墨客对它偏爱有加。苏轼就对菖蒲情有独钟，把它放在几案上，还写了一篇《石菖蒲赞》加以称赞：“节叶虽瘦，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久而益可喜也。”菖蒲气味异香，在我的家乡，人们给它取了一个与香味相反的名字：“臭蒲草”。成熟后的臭蒲草，会开出一一种形似蜡烛的花朵，燃烧也会发出一种辛辣的气味。过去家贫买不起蚊香，夏夜，我和弟妹常常采集它，点燃用来驱赶蚊虫。

在民间医方中，臭蒲草是一剂镇痛良方。有一年，母亲牙痛难忍，让我去水塘边挖来臭蒲草的根茎，洗净切片块，塞在疼痛的牙缝里。一夜之后果然起到了奇效，母亲钻心的牙痛消失了。从此，我对被称为“臭蒲草”的菖蒲也另眼相看。

听着从书房里传来的音乐，在自由时光里如植物般生长。

品质生活 责编:殷健灵

淑的写照。“梅景书屋”当时成为海上书画鉴藏的艺术沙龙，张大千、张珩、王季迁、徐邦达都是“梅景书屋”的常客。“梅景书屋”对于吴湖帆的意义其实也远超出它作为一个书斋的意义，而成为他理想的归隐之处。

难怪上海博物馆是网红打卡地，上述二宝皆为所藏。我真三生有幸，三年前在此馆观赏了吴湖帆书画展，喜见《梅景书屋图》，深为折服。癸卯夏又与《梅花喜神谱》相逢，痴迷兴奋。俨然与古籍缘分到了，记录几笔，生活也有了绵长的滋味……

她父亲以此书作为贺礼相赠。吴湖帆视此书为奇遇，命书房名为“梅影书屋”，将此书作为书屋镇宝之物，列为“吴氏文物四宝”之一。夫妻俩每逢梅花消息，品书赏梅，题咏泼墨，会友唱和，不亦乐乎。吴湖帆(1884—1968)原为吴县人，后移居上海，有《吴湖帆画集》《佞宋词痕》等传世。吴湖帆夫人潘静淑属于苏州显赫的“贵潘”，世代为官并好收藏。父母两系、姻亲潘家，都以书画收藏扬名于世。

1929年，吴湖帆在梅景书屋绘《梅景书屋图》。图中有一茅屋掩映于山涧、白梅之间，室内有一高士和女史凭案对坐，显然这就是吴湖帆与夫人潘静淑的写照。

1929年，吴湖帆在梅景书屋绘《梅景书屋图》。图中有一茅屋掩映于山涧、白梅之间，室内有一高士和女史凭案对坐，显然这就是吴湖帆与夫人潘静淑的写照。

1929年，吴湖帆在梅景书屋绘《梅景书屋图》。图中有一茅屋掩映于山涧、白梅之间，室内有一高士和女史凭案对坐，显然这就是吴湖帆与夫人潘静淑的写照。

1929年，吴湖帆在梅景书屋绘《梅景书屋图》。图中有一茅屋掩映于山涧、白梅之间，室内有一高士和女史凭案对坐，显然这就是吴湖帆与夫人潘静淑的写照。

1929年，吴湖帆在梅景书屋绘《梅景书屋图》。图中有一茅屋掩映于山涧、白梅之间，室内有一高士和女史凭案对坐，显然这就是吴湖帆与夫人潘静淑的写照。

1929年，吴湖帆在梅景书屋绘《梅景书屋图》。图中有一茅屋掩映于山涧、白梅之间，室内有一高士和女史凭案对坐，显然这就是吴湖帆与夫人潘静淑的写照。

1929年，吴湖帆在梅景书屋绘《梅景书屋图》。图中有一茅屋掩映于山涧、白梅之间，室内有一高士和女史凭案对坐，显然这就是吴湖帆与夫人潘静淑的写照。

怀念

在我的微信“收藏”里，一直存有2021年2月9日新华社发布的叶毅干同志因病逝世的消息。

我认识叶总，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在虹桥机场停机坪上，我经常看到一群奔波于每架停机坪飞机检修的机务人员中，有一个三十来岁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大个子特别引人注目，从别人口中知道他是航空机务技术员叶毅干。

在基层一线打磨多年的叶总，后来分别在民航三个单位工作。在我与他工作接触的几年里，耳濡目染他对所担责任的执着与专注。遇到错综复杂的问题，他善于把握大势，运筹有道。面对工作的繁重和艰难，他有着顽强的毅力与韧劲，从不懈怠。毕业于航空机务专业的他，在机务工作岗位上练就了认真负责敢于决断的职业操守。担任领导职务之后，他仍然保持这一职业“习惯”，有着“每逢大事有静气”的胸襟，思路缜密，当断则断，处置了不少急难险重的问题。他为人谦和，气度雍雅。他学识渊博，言谈举止呈现出浓郁的厚道与实在。他说话时笑眯眯的，但笑谈激烈中又透出他不怒自威的气质。不少同事常说，在他身边工作，有压力，更有动力。他站位高，驭下严，工作标准高，但他不干预下级具体工作事务，鼓励年轻干部立足基层敢闯敢干。

叶毅干同志曾在寒冬酷暑中检修一架架飞往蓝天的飞机；曾顶风冒雪去许多边远机场、导航台站，关心那里的建设和发展；他也曾倾心参与推动上海民航的改革与建设。在中国民航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留有他洒下的汗水和走过的足迹。

进入三伏，读读近些年收藏的古籍，沉下心来，也觉风凉些许。前不久连续三次至上海博物馆，倾心观学上海博物馆“玉楮流芳——宋元古籍展”，回家找出数十本相关书籍，废寝忘食，挑灯夜战，拍案庆幸自己过了好日子。

功成名就。考试成绩张榜，黄丕烈进入“一等”候差。谁知官场风不正，在京的日子炙人，过得不尽滋味。好在有个琉璃厂打发时光，一看到琳琅满目的古籍，他便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在西街上有名的文翠堂，不经意间，黄丕烈看到了一部宋版的《梅花喜神谱》。以往他所借的宋版书基本上全是文字，有一个一两幅插图就非常难得了。但眼前这书奇特，完全以图谱唱主角。而宋人称画像为喜神，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书名。全书上下两卷，有图百幅，描绘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等梅花的种种形态，百幅诗画，百种形态。此

书刀法古朴明快，刻印均佳，实为中国最早的木刻图谱。得此书，黄丕烈转身掉头，官也不要了，急匆匆跑回了老家。从今天看到的藏书印判断，其身后《梅花喜神谱》故事

曲折。有一位叫于昌静的人购得此书，赠予兄于昌遂，但随后又被画家蒋仲偕借而不还。后靠书商调和，于昌遂失而复得此书。光绪年间(1875至1908年)，收藏家潘祖荫得此书。潘的孙女潘静淑嫁给了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后，在她30岁生日时，相距此书出世整整660年，

宋时“梅花”香如故

管苏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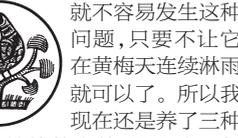
宋时“梅花”香如故

宋时“梅花”香如故

宋时“梅花”香如故

宋时“梅花”香如故

宋时“梅花”香如故



宋时“梅花”香如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